

西伯利亚日记

DISCOVERY 探索发现



1985年1月，苏联《消息报》披露了1967年政府在西伯利亚冻土中挖出《西伯利亚日记》的全部过程及这个又被称为“尼古拉·斯科尔尼柯夫日记”的所有秘密……



西伯利亚日记

[俄]伊·谢·科瓦列琴科 著
唐朝辉 译

重庆出版社
1999·10月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伯利亚日记 / ©1998(俄)伊·谢·科瓦列琴科
/ ©1999 - 2001 中文简体版专有权属于重庆出版社
本书由香港汉轩出版公司代理,安排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6-99-895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西伯利亚日记

作者:[美]伊·谢·科瓦列琴科
译者:李林峰

出版: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长江二路 205 号)

邮编:400050
发行:重庆出版社
印刷:资中印刷五厂

开本:850×1168mm 1/32 条
印张:8 字数:160 千字
1990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0 册

ISBN 7-5366-4053-6/C·84

定价:13.50 元



1 引子

~~~~~

3 第一章

50年前的往事，被一位囚犯在1967年时无意掀开。事隔10多年后，这段尘封的历史再掀狂澜，引人注目。

~~~~~

12 第二章

因为一张小报，尼古拉·普列汉诺夫打开了祖父那布满灰尘的遗物，同时被抖落的还有那段神奇的历史。

~~~~~

53 第三章

线索被掐断了，要想探究事情的真相，唯一的办法就是前往美国去找莫里斯博士。是去，还是不去？！

~~~~~

96 第四章

历史在一点一点地浮出水面，作为一个普通的士兵，难道

西伯利亚日记 D : I : S : C : Q : V : E : R : W

他超前的非凡的政治预测能力是外星人赋予的？

[130]第五章

找到斯捷潘·普加乔夫时，他已是年逾百岁的老人了。他能给人惊喜吗？

150 第六章

据斯捷潘·普加乔夫讲述的来看，这个外星人实在是太神奇了，他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174 第七章

尼古拉·普利汉诺夫知道自己的力量很微薄，他还知道自己处境很艰难，但是他还是决定将自己知道的一切公之于众。

190 第八章

原本强大的苏联解体了，尼古拉因西躲过了意想中的迫害，也使他有机会和可能去完成他最后的心愿。

[220]尾声

引子

宇宙浩渺，幽思难尽。

贯穿时空的自然之力是怎样发挥着它强大而持续的力度并以此影响着人类历史的呢？

“历史惊人地相似，它始终从容不迫地以螺旋推进的方式把握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在那一圈又一圈轨迹中心处，凝聚着贪婪，野心和由此诱发出来的掠夺和战争。这就是千百年来人类反复咀嚼的主菜……”曾有史学权威如是界定。

那么，这种螺旋推进力始于何处又终于何处呢？

迄今为止，恐怕没有谁敢肯定地说他已经寻觅到演绎历史的动力的发源处了！在斑斓多姿的诸多推测中，令全世界各类人士耳目一新而又遐想不断的一种大胆假设，乃是外星生命学说。

外星生命——一种类似于地球生命而又超越于地球生命的高智能物种。从某种意义上讲，外星生命已经等同于各种

地域文化中塑造出来的法力无边的神仙人物了。

埃及金字塔，“魔鬼三角”百慕大，巴比伦石阵……世界各地都发掘出外星生命遗留的诸多痕迹。

外星生命，正从蒙娜丽莎的微笑中走出来。我们不妨把地球生命的共有属性（——喜欢参与）叠加到外星生命之上，那么，他们会給地球和人类带来什么呢？

众多资料表明，外星生命有着无法估测的空前绝后的能量，他们已经渗入到宇宙文化（当然包括地球文化）的方方面面。

曾有专家指出，远在八十多年前，外星生命对俄国十月革命表现出莫大的兴趣并参与了一些事务……

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不甘寂寞的外星生命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们是否施展法力左右了这次人类文明的大变革呢？

对于人世间的战争、死亡、饥饿、残酷……这一系列自戕行为，他们有何感想呢？

人类惊诧于外界生命来无踪去无影的神仙本领，同时，外星生命是否也迷惑于人类行为的不可思议和人类思想的误区呢？

面对远远超越于人类的外星生命，人类是否仍然妄自尊大抱残守缺而不可理喻呢？

现在已经是人类不得不沉思，不得不修正的最后时刻了！

第一章

50 年前的往事，被一位囚犯在 1967 年时无意掀开。事隔 10 多年后，这段尘封的历史再掀狂澜，引人注目。

一九六七年年底。

西西伯利亚高原的叶尼塞河畔。

空旷辽远的高原上，笼罩着灰濛濛的雾团，凛冽如刀的寒风嘶喊着奔腾过来，将凝聚着酷寒的雾团撕扯成或大或小的气团，给本就僵冷的大地灌入厚重的寒气。片刻之后，它们又静悄悄地汇聚在一起，遮盖住这片苍凉而荒芜的土地，仿佛要让这方土地永久地横卧在它们冰冻的淫威之下。在这种阴寒天气里，能见度很低，加之又是枯水季节，叶尼塞河已经变成一条蜿蜒而细柔的灰色长链，似乎幻化成一根静伫不动的铁链。即使风吹，也不会象夏季那样荡出绵绵不

西伯利亚日记 D · I · S · C · O · V · E · R · Y

断的涟漪。在河流的表层，覆盖着寒光凛凛的连成一体的冰块，冰块底处，是否仍然有水流淌，当然无从得知。

举目环顾，看不见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除了僵硬得和瓦砾差不多的灰色泥土。就是被冰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针叶林；没有庄稼，没有牛羊，没有院落，当然不会有人烟。

确实，历代以来，西伯利亚高原成了政府流放囚犯的理想场所。只要踏上这块不毛之地，要想继续活下去，就只有被迫接受一切。首先，只能从政府那里获取少得可怜的食品。其次，必须不停地劳作，才能抵御寒流的侵袭。

厉风“呜呜”地叫嚣着，肆无忌惮地掀动着寒流横冲直撞。在河畔的一块空地上，稀稀落落地散布着几个壮汉，他们舞动着铁锹，紧一下，慢一下地掘挖着坚硬的冻土。

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壮汉猛地抛掉手中的铁锹，双手抱住挂满状若棉蛇的脑袋，口里发出咿咿呜呜的声音。同时，他蹲了下去。

过了一阵，壮汉猛地跳起来。

原来，凛冽的寒风在他已经裂成桦树皮般的脸颊上雕刻出更加不堪入目的笨拙的图画来，裂纹横七竖八，或长或短，或深或浅。最让他受不了的，是顺着裂纹渗出来的血珠，使他有一种被黄蜂蛰了的刺痛感。

他使劲地跺着脚，试图增加些许暖意。但是，冰彻透骨的寒意已经毫不留情地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他开始颤抖起来；同时，牙齿也不由自主地磕碰着，发出令人心悸的格格声。

迫于无奈，壮汉只有慌慌忙忙地奔过去，拾起刚才被自

已抛弃的铁锹，疯狂地乱挖起来。

壮汉埋头猛挖，囚服背部的白色字体呈现出来：

巴甫罗·巴斯钦柯——8753

巴甫罗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犯了哪条王法。总之，一天深夜，他被肃反部队从被窝里揪了起来，丢进囚车；经过几天昏昏沉沉的长途跋涉，然后，就到了这块暗无天日的地方。

“啗！”

一声清脆的响声袭入巴甫罗的耳膜。他急忙停下来，往下一瞅，只见土壤挖开的地方露出一截灰白色的东西。

“但愿是块冻肉！”半年多未闻过肉味的巴甫罗满心奢望。

此时，他机警地望了望四周的同伴，见到他们依旧木然地干着活儿；他才放手挖起来，三五下，巴甫罗就把那东西掘了出来。

巴甫罗蹲下身，仔细观看着捂在怀里的东西。

裹在外面的，是一块浸过石蜡的麻布；他压抑着内心深处的莫名兴奋，利索地除去麻布，原来是一个染着棕褐色油漆的铁罐。

巴甫罗当然知道，这铁罐是用来盛咖啡的。“如果装满香馥可口的棕色的细末儿，那肯定是挺不错的！”巴甫罗的口里顿时溢满口水。

巴甫罗马上急切地旋动起铁盖来。

狂风依然猛烈地撕扯着永远也驱赶不尽的灰色雾团。

铁罐打开，巴甫罗却没有看到意料中的咖啡，只看到一

块方方正正的灰黄色的东西斜斜地靠在铁罐的内壁，“果真是块冻肉！”巴甫罗高兴得差点喊了出来。

他再一次环顾同伴，见他们依然故我地抡锹挖掘，这才放心地翻转铁罐，倾倒起来。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事实再一次摧毁了巴甫罗的愿望，但好奇的本性却驱使他拾起这块惹得他食欲大开的东西。

“有字！有黑字！”这一发现令他兴致大增，他捧着那块比手掌略小的东西，仔细地辨认着。

“尼古拉·斯柯尔尼柯夫！”

巴甫罗读着最顶端的一排字，虽然观察再三，但是那名字后面的括号内的--排数码却模糊不堪无从辨认。

“1917年11月18日，我们向着西伯利亚的腹地……离补给线……布尔什维克……进行……”

巴甫罗艰难地辨认着笔迹残缺的文字，并断断续续念出了声。他习惯性地想翻一下扉页，可是，除了感觉冰冷外，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原来，这块东西已经完全结成一体了，根本无法翻启，而且，它的坚硬程度完全可以和石头相提并论。

“1917年，1967年，50年了！”巴甫罗难以理解地嘟哝着：；这东西在冰天雪地里埋藏了五十年，就算是-块燃得正旺的木炭，怕早已变成一块寒冰了！。

他把它翻过来，背面依然有浓黑色的字迹，但更加难以识别。巴甫罗辨识良久，终于认出几个词汇：

“1917年12月2日，……投降……布尔什维克……胜利……中尉……格杀勿论……外星人……两天……外星人……”

看到这些令人疑惑不解的文字，巴甫罗感到心脏急剧地跳动起来，而且，一种难以言喻的神秘感在他的心海中迅猛地滋长、漫延。

“什么？外星人参与了十月革命？……”

这一猜想，使巴甫罗忍不住轻叫一声。随即，他有些害怕地瞅了瞅四周的同伴。他非常明白，仅凭自己刚才这一句话，就极有可能令自己的脑袋和身体分家，只要有人到管教所去告密……他激棱棱地打了一个冷战。

巴甫罗捧着这块冰冷透骨的文字方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沉思片刻，巴甫罗撒腿狂奔起来。

苏联科学院。

本已戒备森严的大门口又增加了许多抱着冲锋枪的冷而
护卫。

半天之内，许多行色匆匆的科学家和院士纷纷从各部委和各大学奔赴而来。

经过五天五夜的连续奋战，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本日记是五十年前的东西，是白俄政府的一名普通士兵尼古拉·斯柯尔尼柯夫记录的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献资料，具有相当的文物价值。但是，因为年代久远，笔记本已严重腐化，无

西伯利亚日记 D · I · S · C · O · V · E · R · Y

法一页页揭开。专家们竭尽心智，也想不出破译日记本的万全之策。

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由外交部出面，去请美国依阿华州人类学研究中心的莫里斯·迪索特博士……

一个月之后，莫里斯博士回到了美国。从此，这本被专家们命名为《西伯利亚日记》的东西仿佛被置入冰河，再也没有人提及它。曾经对它有着浓厚兴趣的科学家们也是三缄其口，从不谈论。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六日（俄历十月二十四日）。

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及香港地区的众多新闻媒体，几乎不约而同地推出了有关《西伯利亚日记》的热点报道。

【美国《纽约日报》11月6日文章】题：外星人参与十月革命

据著名人类学专家莫里斯·迪索特博士称，苏联外交部曾邀他前往苏联科学院破译一本有关外星人参与十月革命的绝密资料。

莫里斯博士说，他至今依然记得这本题名为《民古拉·斯柯尔尼柯夫日记》的主要内容。日记中记录了大量外星人亲临西伯利亚战区的许多翔实资料……

【英国《太阳报》11月6日文章】题：俄国佬撒了个弥天大谎。

据悉，苏联科学院曾经获得一本题名为《西伯利亚日

记》的资料。

又据我国科学家透露，他们已成功截获所谓的《西伯利亚日记》的内容，日记中载有许多涉及外星生命参与十月革命的文字……

试问，如果苏联真正拥有外星生命的帮助，他们会蛰伏几十年而不一逞由来已久的称霸世界的野心吗？

如果苏联果真得到过高智慧的外星生命的指点，他们会固执地信奉那种毁灭人类文明的异端邪说而不致改邪归正吗？

再问，……

综上所述，他们行使这种欲盖弥彰的伎俩的目的，不过是藉此吓一吓我们这些充满现代文明的国度，并哄一哄一直寄生于他们的一些红色小国罢了。我们都不会相信这种掩耳盗铃的小把戏……

【法国《十字架报》11月6日文章】题：《西伯利亚日记》浮出水面。

据悉，苏联科学院曾得到一本关于外星人在地球上活动的翔实资料，该资料曾在苏联科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可惜的是，苏联当局一直竭力封锁这一重大消息。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苏联科学家透露，《西伯利亚日记》中记载的外星人来自 kofour 星，他们是本着和地球人相互交流的目的而来，但在目睹了地球人相互残杀的事实后，他们神秘地消逝了……

西伯利亚日记 D · I · S · C · O · V · E · R · Y

【日本《朝日新闻》11月6日文章】题：外星人拂袖而去

我国知名电脑专家成功侵入了苏联国家安全部的绝密文库，从中提出一份鲜为人知的资料，资料名称是《西伯利亚日记》。

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件：1917年11月，外星人降临西伯利亚，他们不忍目睹白俄军队和苏共红军的血腥残杀，便主动充当调解人，邀约双方首领讲和。在签订和约的当天夜里，苏共红军偷袭了毫无准备的白俄军队，气恼的外星人拂袖而去。

外星人是否会追究旧事？

苏联政府会为之付出怎样的代价吗？

.....

【香港《星岛日报》11月6日文章】题：《西伯利亚日记》出笼：

据悉，十六年前，苏联获取一本《西伯利亚日记》，其内容不甚了了，大约和外星人有关。

又据知情人士透露，一直隐匿在国家安全部的《西伯利亚日记》最近被双重间谍复制并盗去真迹。从此，苏联政府强力封杀十六年的绝世资料即将公之于世了，我辈拭目以待之……

翌日，苏联国内发行量最大的《真理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文章。

题目：《西伯利亚日记》乃恶意炒作。

昨天，美、英、法、日诸家媒体同时登载有关《西伯利亚日记》的时事报道，并诡称外星生命曾经参与十月革命云云。

如此荒谬绝伦的臆想，实在令人捧腹喷饭！

如此异想天开的妄言，实在有污圣贤耳目！

试问，外星生命到底是什么东西？

再问，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全世界无产者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列宁同志的胜利。怎能胡言乱道什么外星人密切关注之类的妄语？难道美、英、法、日等国还在懊丧当时协约国的惨败吗？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你们怎能滑天下之下之大稽，大开特开历史的倒车呢？！

某个秘密团体大肆鼓宣的《西伯利亚日记》，只不过是共同约定的一串文字符号罢了！如果说有，那也是有的，只不过，还在虚无飘渺的外星人的飞船里，我们是无从得到的！其实，还可以再取几个更贴切的名字，例如《乌拉尔山日记》、《高加索日记》、《顿河日记》、《伏尔加河日记》……不是更比《西伯利亚日记》更具有俄国乡土味道吗？

.....

第二章

因为一张小报，尼古拉·普列汉诺夫打开了祖父那布满灰尘的遗物，同时被抖落的还有那段神奇的历史。

莫斯科东郊是一片茂盛的森林区。森林中有一条叫“尼古拉”的小街，据说住户都是沙皇尼古拉的后裔。准确与否，无从考证。

从街道的入口处，走来一个高个金发青年。他左手握着个纸卷，右手在腰际附近潇洒地摆动，从远处看，好象揖着双桨的扁舟轻巧地驶入了小港，别有风度。

青年走到小街中心处，在一扇米红色木门前站定，掏出钥匙，快捷地打开门锁，穿庭过院，踏入陡而窄的楼梯。“楼梯确实很窄，稍胖的人只有侧着身子才能爬上去。”九十年代中期，《俄罗斯独立报》的一名专栏记者这样描绘它。